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第一八九期 24(1935), 5, 11,

注音漢字的主 旨在哪兒？

——識字運動和兒童教育的利器——

(趙廷爲講稿復而京馬式武書)

黎錦熙

式武先生：

承寄四月二十一日趙廷爲先生在中央大學
講演小學國語教學問題一冊，收悉，謝謝！

文中說到第(三)「漢字注音的問題」，誠多誤會，其原因就在對於這件事的歷史並進展未加顧慮。如第(1)項，以首這件專章爲「統一語言」，這句話早就過去，最遲也在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以後就不用提了，因爲提倡漢字注音，其主旨在那年已經轉移，不是統一運動，乃是識字運動，此是政府明令，規定方針，並非少數人言論主張如是云云也。(看國語運動史綱頁二三三——)故趙君之主張努力「訓練國語純熟之師資」，自然也不錯，但根本上不必討論。這並不是說師資早已訓練好了，也不是說「靠教育來統一語言」也完全辦到了，乃是說問題的主旨並不在這裏了。我還記得民七(一九一八)公布注音字母的第三年，教育界有說根本要不得的，民九(一九二〇)我南下一趟，所聽見的理由就是說統一國語，全仗能說得純熟的標準語的師資，何必要這種字母？但小學課本當時都採用了，於是又多主張初年級兒童不要先教注音字母(當時部定課程是「首宜教授注音字母」)，三

四年級就可以教了，理由還是說統一國語，全仗能說得整個兒的標準語的師資，何必先教字母？所以我當民十一(一九二二)曾發表過一篇「革命的」論評兼宣言(見國語史綱序頁四十)，宣言這些個關於教學方法，教育心理上一切主張，彼此意見完全相同，不要再牽扯到這些個旁支問題上去，要在兩不相容的一點上來辯論。事過十三年，到了今日，生字注音却也不成問題了，每字注音則又以爲大不可，理由仍舊是統一國語，更宜訓練國語純熟的師資，何必要讀漢字注音的教科書？前後共計十八年，步步都有人拿「師資」來反對教育上的革新政策！現在乾脆地說：「語言的學習，靠著模倣」，訓練師資，天經地義，彼此意見相同，只須實行，不須討論；但現在提倡注音漢字的印刷物，其主旨乃是：以後中國文字，根本上就要加上這個「形式」；模倣國語也要加上，不模倣國語也要加上；沒有師資也要加上，有了師資也要加上的！

第(2)項舉出四點，都是從這根本觀念不同而發生的誤會。(甲)點最是老實話：「一般國語未純熟的教師，將怎樣教學漢字注音的教科書呢？他們的態度不能自然，那是不難想像的。」我儘向全國的小學教師宣讀趙君這幾句話，請大家自己解決這個「態度不能自然」的問題！要是怕「態度不能自然」，就趕緊自己訓練自己的國語；政府要促進全國小學教師努力訓練自己的國語，推行漢字注音的教科書，就是唯一的方法。要是教育界的人怕小學教師「態度不能自然」，以致減低「教學效率」而反對漢字注音的教科書，那就是常言所說的：「因噎廢食」。

(乙) 點更不成問題。我們的主張是：以後凡民衆「社會生活中的各種讀物，如報紙，文告，書籍，雜誌等，莫不在字旁注音。」趙君已承認「到了那時候，對於小學教科書一律採用漢字注音，我們當然不敢而又不能加以反對了。」這並不是一個「夢」。這也須看清歷史的進展：二十年前，一般人覺得高文典冊也可以用白話文真是做「夢」，四十年前，一般人覺得中國也可以廢科舉與學堂真是做「夢」——那時的人對於女子能般不纏足也以爲是做「夢」。這些夢都是我自已身歷目擊的，目擊夢境變成真境，毫無虛假，時間也並不長久。不過，纏足的婦女，科舉的餘毒，文言的權威，到現在並不能掃除淨盡，也是事實。但至少，教育家總不至於而且不應該還要設法來曲從這些不合理的事實；同樣，也不應該預決某種合理的教育主張是「夢」，而只知宛轉設法以求應付一種困難而不合理的環境。環境就是靠教育家來改進的！教育的功能就是改進社會環境的！提倡注音漢字的印刷物，乃是改進中國文字環境的初步，要改進得快，就在乎教育家的努力。要是怕改進的主張是「夢」，反對改進工作的進行，我們教育家如果都有這種態度，那就是孔子所說的：「則將焉用彼相矣！」

趙君引董茲的話，似乎未合。「學習……最好的方法，是完全依照將來要用的形式去學習。」注音漢字，並沒有改動漢字的形式，不過加注符號另成一行。習慣上中國文字多不加標點，但兒童讀物都有標點，正是一個比例；結果就促進標點的提倡，從普通書報到了公文程式，這也是一個比例。話說回來，兒童的「將來」不可說「依照」我們的現狀來決定；他們「將來要用的形式」，就在我們現狀之下一步一步要向前改進的。（即如現在學校兒童學習寫字，就不是完全依照將來要用的形式，要用的形式乃是簡筆和行草。我常感到許多中學畢業生竟不大認得我們大家所寫的便條，只會看印刷物，最是苦事，可見教學資料上的問題很多，不可執一簡單原則而刻舟求劍也。）

(丙) (丁) 兩點尤其不成問題

「在教科書的生字上注音，使兒童靠着注音的幫助，來讀出生字的讀音，並根據讀音，從上

下文裏猜出生字的意義：這是最合教學原則而最應加以提倡的。至若任每一漢字上注音，那就給予兒童幫助太多了；結果將使兒童依賴這種幫助，而不去認別字形了。」據此看來，我們和趙君的意見，相差實在有限，我們不過把那應該「提倡」的加以擴大，「給予兒童的幫助」更「多」一點兒罷了。兒童將要「依賴這種幫助，而不去認別字形」，這是推測之辭，沒有經過實驗，和統計的根據。我敢保險，決無此慮（這却是有實驗根據的，在四月二十二日申報教育欄已經報告過了）。其實，這是在文會應該視為極嚴重的問題，我們教育家並不必加以考慮的。

「教師應該叫兒童在閱讀的時候單單去想意義，不要去想聲音」，因此，所以每字要注音，叫兒童省去「想」聲音的煩擾，旁涉即得，聲入心通，通其「滄義」。但趙君接着又說，「倘若在每一漢字旁邊注音，則我們對於聲音未免太注重了」，忽然引出這樣的評判，似乎不合邏輯。蓋趙君怕「當兒童閱讀的時候，見一漢字，便看着符號，想一想聲音，豈不是要容易養成一種不良的讀書習慣的習慣？」我以為這是「杞憂」，而且事實上適得其反。漢字堂堂，位乎中央，平時閱讀的時候，當然要使其注意力集於漢字中，兒童無不認讀，決不旁涉符號，再想聲音；若不認識，或忘記讀，旁涉即得聲音，何勞多「想」？注音漢字之功用如此，則豈足以改良那有種種不良的讀書習慣的習慣，大大地「發展兒童」迅速閱讀的能力」也。請還再論，不必再論。

總而言之，小學教科書應該注音，我認爲是十分合理的。從這小書出首發賣文告，就是把兒童當牛馬；現在教育家知道「白老鼠」的好處了，兒童才出頭變成「白老鼠」；再進一步，每字注音，從死體而解放到文字的解放，兒童才可以由「白老鼠」變成「人」；將來再想再進一步，叫他們變成「人」，不敢說「夢」話了。所以現在雖有「積極地推行注音漢字」！反對此議的，就是把全國的小學生永遠當作「白老鼠」，供我們這般成人成見的牲機！

以上隨手寫來，並非對於趙君演辭的駁辨，因爲趙君對於注音符號現實的功用是認識得清楚

的，不過我的主張較為理想些，只是彼此的教育哲學不同而已。希望先生們繼續努力，因為這件事全在乎小學教師能有藉教育的力量以改進社會環境的決心。注音漢字，固然還算國語統一運動，但到了現在這種急切救亡圖存的新階段，其主旨更在於民衆識字運動。兒童乃是將來更有希望的民衆，而且馬上就可以當「小先生」的，豈可不特別注意此種合理的而更能增加效率的訓練？謹貢愚見，幸有以教之！此函發表與否，悉聽尊意。（但此時即有人在抄副本，恐北方不免要發表的）。

注音漢字之有益於兒童，有益於民衆，根本上雖不必疑慮，但實行起來確還有許多應該討論的問題，很盼望先生雅鑒以見示！

此頌教祺。

弟 黎錦熙。四月二十七日，二十四號。

「滿洲語」？

（東行見聞錄之二）

遺名

在日本充滿着高呼「到滿洲去」的口號中，有所謂「滿洲語」的名詞應時興起了。「滿洲語」近兩年來日本全國各地如瘋似狂的宣傳着，投機的書店也爭先恐後地印行這類的書籍。在神戶我曾見街邊繁華的街衢處處掛着「滿洲語講習班」招生的招牌，跟商店大減價的廣告牌並立着。他們說應付「非常時代」應該怎樣趕快學習「滿洲語」，他們所收的學費真是低廉，一個月只收五角錢。書店出版的關於「滿洲語」的書物，我所見到的有：——

（一）關於會話者：

日滿會話 宮島吉敏，包翰華共著，三省堂出版。

速成日滿會話 今井信一郎編，橘書店出版。

附注假名日滿會話 川瀬侍郎編，大阪屋號書店出版。

袖珍日滿會話 奈良一雄編，尙文堂出版。

便於記憶合於實用的日滿會話 富山誠一編，大阪屋號書店出版。

滿洲語一週間 三科樂山編，內外社出版。

滿洲語速成 佐藤三郎治著，大阪出版社出版。

滿洲語速成講座（發音會話篇） 森川田惠編，新橋書院出版。

速成式滿洲國會話 湯原桃雄著，岡崎屋書店出版。

軍事警察滿洲語會話 藤木敦實著，外語學院出版部出版。

滿洲語會話獨習 宮路巴文編，日本書院出版。

滿洲語會話獨修 林龍編，金龜堂發行。

支那語講座（全）附滿蒙語會話 宮越健太郎，清水元助，杉武夫共著，外語學院出版。

短期支那語講座（全三卷）附滿蒙語會話。（著者出版處同上）

日滿語會話 橫田次郎，佐藤信治共編，大倉書店出版。

（二）關於字書者：

綜合支那語發音字典 藤木敦實，麻喜正吾合編

該字典的發音中說明其特點有一項是：方言的對照，尤其於滿洲國語音，中國音的對照等，爲本書之一大特色。

滿日辭典 石山龍治，崇文堂出版部發行。

但所謂「滿洲語」果真是種怎樣的語言？明眼人一一看便知不是滿清時的「滿語」；他們之所謂「滿洲語」者，即我國東三省地方的言語也，或「偽滿之語」也，我國東三省地方的語言是屬於北平語系的範圍，東三省是滿洲區域，那地方的話本不能單獨成爲一種語言的系統。所以有的日本人也這樣說：「滿洲國人使用的言語，其語系依然與舊中國語無什麼變化。」（見『支那語』第四卷第一號頁七。）但是中國語竟而名爲「滿洲語」了！

編撰了「滿洲語」書物的人對於「滿洲語」一名的解釋，曾用了腦力，盡其造作之能事，但也無法以開其說。什麼是滿洲語，先看他們名稱上的解釋。從前開列的滿洲語書物中看來，可得三種：

（一）「滿洲語」者「滿洲帝國」本地方的

語言也。這是顧名思義的說法。主此說者，因為無法說明何謂「滿洲語」的更深遠的理由，只好這樣說了。如林龍的「滿洲語會話獨修」等是。

(二)「滿洲語」者山東語與北平語之混合語也。這是曲為解釋的說法。主此說者意謂「滿洲語」雖不出北京語的系統範圍，但發音有數處舌音重。奉天語音含山東音的成分多，吉林黑龍江的語音含北京音的成分多，所以講起「滿洲語」的發音，以北京音為根據更以山東音合而述之。如宮越健太郎等之「支那語講座」，宮島吉敏等之「日滿會話」等是。

(三)「滿洲語」者即「支那語」「北平語」也。主此說者則是被實的解釋。如佐藤三郎治之「滿洲語速成」中凡「滿洲語」一詞後面都附注「支那語」而為作了「滿洲語(支那語)」。並且在該書第一章「滿洲語」的名稱中說明：「現在滿洲的大眾語即北京話，故本書就以北京話的講義進而述之。」

我們看了上面三種「滿洲語」名稱的解釋，他們用心雖苦，却難以言之成理。再看那些出版的「滿洲語」書籍的內容罷。我們這番標榜同種同文(?)的專家，又常嚷着「親善」「促進」等類的口號，他們覺得跟我們有特殊關係，所以我們的語言很被他們重視。他們的專門學校外國語學校都有「支那語」一科，即是教授我們的語言的專門課程。「支那語」既被他們很重視了，所謂支那語的課本總應編的不至太低下了；但普通所見到的支那語書話一類的東西却真不高明：取材荒謬，音詞錯誤，不是現代中國真正的國語，還是沿着「清官話」一說的系統編造下來的。所以我平常看了支那語會話中的話真覺沒有好說。現在所謂「滿洲語」的書冊，其材料音詞照舊是「支那語」一類的把戲，不過是「支那語」換個「滿洲語」的書名罷了。然而「支那語」却變成「滿洲語」了！

「滿洲語」是種什麼東西，現在可以了結了。日本人不曉得怎樣要把我們中國語拉到了「滿洲國」上，總是心勞日拙罷。有些人也覺得這種硬拉怪難為情，於是又改變花樣以解嘲，意思說：

在言語上所謂「滿洲語」者(文字有別)，現在幾乎喪失了它的真象，不過在吉林省牡丹江上流可以發見。所以「滿洲國語」附有

「國」字無論如何不是以上情形，仍然為支那語的名稱，是可以想到的。恰好美國人使用的國語我們常常稱為英語，不是如這樣情形麼？(見「支那語」第四卷第一號「支那語一文話」)

美國人的語言稱為英語既然可以，「滿洲國人」使用的語言稱為「支那語」當然也未嘗不可了。但是那何必必要「滿洲語」的名稱呢？

省區簡稱注音

J. D.

閩	ㄇㄣˊ (2)	Min	福建
滇	ㄉㄧㄢˊ (1)	Dian	雲南
寧	ㄋㄩㄥˊ (2)	Ning	寧夏
遼	ㄌㄧㄠˊ (2)	Liau	遼寧
魯	ㄌㄨˊ (3)	Luu	山東
甘	ㄍㄢˊ (1)	Gan	甘肅
贛	ㄍㄢˊ (4)	Gann	江西
桂	ㄍㄨㄟˊ (4)	Guey	廣西
康	ㄎㄤˊ (1)	Kang	西康
黑	ㄏㄟˊ (1)	Hei	黑龍江
吉	ㄐㄧˊ (2)	Jy	吉林
冀	ㄐㄧˊ (4)	Jih	河北
晉	ㄐㄧㄢˊ (2)	Jian	山西
黔	ㄑㄧㄢˊ (2)	Chyan	貴州
青	ㄑㄩㄥˊ (1)	Ching	青海
新	ㄒㄩㄢˊ (1)	Sxin	新疆
湘	ㄒㄩㄥˊ (1)	Saiung	湖南
浙	ㄓㄟˊ (4)	Jh	浙江
察	ㄔㄞˊ (2)	Cher	察哈爾
川	ㄔㄨㄢˊ (1)	Chan	四川
陝	ㄕㄞˊ (3)	Shan	陝西
熱	ㄖㄟˊ (4)	Reh	熱河
蘇	ㄙㄨˊ (1)	Su	江蘇
綏	ㄙㄨㄟˊ (1)	Suei	綏遠
鄂	ㄜˊ (4)	Eh	湖北
皖	ㄨㄢˊ (3)	Woan	安徽
豫	ㄩˊ (4)	Yuh	河南
粵	ㄩㄟˊ (4)	Yueh	廣東
蒙	ㄇㄥˊ (2)	Meng	蒙古
藏	ㄘㄤˊ (4)	Tzang	西藏

注：(1)陰平，(2)陽平，
(3)上聲，(4)去聲。